

高陽作品集

三春爭及
初春景
(下)



高陽作品集

14

三春爭及初春景
(下)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14

三春爭及初春景（下）

1984年5月初版

1998年4月初版第八刷

2001年9月二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新臺幣300元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話：(02)26418661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23620308

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
電話：(02)27627429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
高雄門市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高雄分公司電話：(07)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張素華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 ISBN 957-08-2252-X(下冊：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三春爭及初春景（下） / 高陽著 .

--二版，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 年

528 面；14.8×21 公分，（高陽作品集：14）

ISBN 957-08-2252-X(下冊：平裝)

857.7

90009080

第二天上午，曹震帶著送烏家的儀禮先行；接著是烏大小姐帶著阿元與僕婦，來將馬夫人、鄒姨娘與秋月都接了去。轎子直到二廳；烏太太與烏二小姐已等在滴水簷前了。

因爲人多，而且除了一別二十年的馬夫人與烏太太以外，其餘都是初會，見禮叙稱呼，亂了好一陣，才能坐定下來；馬夫人與烏太太相向而坐，烏家姊妹站在母親身後，秋月有張小橈子坐在下方，阿元便只有站在門口的分兒了。

馬夫人在娘家行三，所以烏太太還是照舊日閨中稱呼，叫她「三姊」。不過烏家姊妹卻依父輩的交情，稱馬夫人爲「二大娘」。烏大小姐善於應酬，比她母親的話還多；烏二小姐本性沉默，加以知道馬夫人的來意，格外矜持，一直眼觀鼻，鼻觀心地羞於抬頭，加以小客廳裡光線不足，以致坐在下首的秋月，幾次打量烏二小姐，都沒有能將她的相貌看清楚。

「老爺來了！」門外有人在高聲通報。

於是秋月首先站起，馬夫人亦緩緩起身，等阿元將門簾打起，只見身材魁偉的烏都統，大步踏了進來，抱拳說道：「二嫂，有十年不見了吧！」

「十一年了。」馬夫人從從容容地說：「烏四爺，你一點都不顯得老。」說著，她在秋月攙扶之下，與烏都統平禮相見。

「二嫂，你好福氣。二哥有後；雪芹太好了。」

提起丈夫，馬夫人想起婚後不到兩年，便即守寡的苦楚，不由得有些感傷，但表面上不得不含笑謙謝：「烏四爺太誇獎了。孩子年輕不懂事，全靠做叔叔的教訓。」

「教訓可不敢當。」烏都統說：「咱們兩家情分本來就不同；以後更不同。」說著，回頭問道：「阿元呢？」

沒有人知道阿元是甚麼時候離開屋子的。烏都統也沒有再追問，等坐了下來，忽又起身，向烏夫人招招手，同時踱向屋角，顯然是有話要私下跟他妻子談。

烏家姊妹頗為困惑，不知是甚麼急要而又隱諱之事，必須即時密談；同時也有些尷尬，因為當著剛到的客人，這樣公然避到一邊去「咬耳朵」，是很失禮的事。

可是客人卻夷然不以爲意——馬夫人與秋月都是心中雪亮。不一會只見烏都統夫婦雙雙回座，春風滿面；心知平郡王的好事成功了。

「三姊，咱們先談一樁正事——」

話猶未完，烏二小姐悄然起身，翩若驚鴻般，很快地避到後房，在門縫中向外張望，心跳也快了；她知道母親要談的「正事」，就是她的親事。

那知竟似閒談，「小王爺的福晉、側福晉，一直沒有喜信兒？」烏太太問。

「是的。」馬夫人平靜地回答。

「那麼太福晉一定很著急囉？」

馬夫人不能說，平郡王府太福晉並不怎麼在意；只好含含糊糊地說：「上了年紀，想抱孫子的心，都是一樣的。」

「噢，三姊，有件事想必你總知道了？」

「那一件？」

「我家阿元的事。」

烏二小姐大為詫異，怎會忽然談到阿元的事？越發屏息側耳，仔細傾聽：「喔，我聽是聽說了，不很清楚。小王爺直接交給舍侄辦的，我也不便打聽。」馬夫人反過來問說：「大概舍侄已經跟四爺談過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烏都統接口說道：「通聲帶了小王爺的一封親筆信來；據通聲說：小王爺想跟我要阿元。也不知是誰跟小王爺舉薦的，說阿元是宜男之相。」

「嘔，不說不覺得；一說破了，倒真是的。」馬夫人故意這樣說，表示她並未舉薦阿元；接著又問：「兩位的意思怎麼樣呢？」

烏都統夫婦互看了一眼，取得默契，由烏太太作答：「平郡王府，不比其他王公；而況這是件好事，也是件大事，能替小王爺效勞，捨不得阿元也只好捨了。」

「說得是。」馬夫人深深點頭，「這阿元姑娘將來替小王爺養個白胖娃娃，小王爺也一定感

激兩位的全。」

「成全是言重了。」烏太太說：「就看她肚子爭不爭氣吧！」

「一定爭氣，這阿元姑娘一臉福相；此刻自然是庶福晉的身分，將來一生了兒子，就爬上去。」烏夫人轉臉問秋月：「郡王可以立幾位側福晉？」

「兩位。」

「現在只得一位，空著一個缺，將來必是阿元姑娘的。」馬夫人很認真地說：「側福晉可不是庶福晉噢！那是行文宗人府，奏准以後，禮部上簿子，玉牒上都有名字的。」

聽這一說，烏都統夫婦與烏大小姐，無不出現興奮豔羨的神色；烏二小姐看在眼裡，很不是味道。

這時消息已經傳出去了，烏家的下人，圍著阿元，道賀的道賀，開玩笑的開玩笑。阿元將信將疑，又喜又羞，好不容易才得脫身，一溜煙上樓，躲在自己房間裡——是烏二小姐臥室的一個套間。

下房中談論不休，非常熱鬧；同樣地，上房中也談得很起勁，談的是平郡王府的形形色色，烏二小姐懶得再聽，悄悄地走了。

一回到臥室，便聽得套間中有笑聲，烏二小姐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故意重重咳嗽一聲；裡面笑語皆寂，阿元首先迎了出來，後面跟著跑上房的兩個丫頭，有一個陪著笑說：「二小姐是回來換衣服？」

「嗯。」烏二小姐臉上一絲笑容都沒有。

那兩個丫頭看臉色不妙，逡巡而退；阿元跟平常一樣，先倒來一杯熱茶，然後管自己收拾屋子。

「恭喜你啊！」烏二小姐說。

阿元臉一紅，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！」她說：「怪事年年有，沒有今年多。」

「不，應該說喜事年年有，沒有今年多。」

話一出口，烏二小姐才發覺改「怪」為「喜」不妥；這不表示自己也有喜事嗎？平時一向矜持慣了的，突然會不知不覺地漏出這麼一句心聲來，自己覺得訕訕地好沒意思。

這時阿元的心情反倒能平靜了，「我想跟太太說，那裡我也不去。」她說：「我總要伺候二小姐辦完了喜事，才談得到別的。」

「那裡有我的甚麼喜事？」烏二小姐眼望別處，「而且老爺、太太也答應人家了。」

話正說到這裡，樓梯聲響，阿元立即迎了出去；來的是烏二小姐的乳母宋嬤嬤。

「要開席了！」宋嬤嬤一面踏進來，一面望著烏二小姐說：「我的小姐，到處找你！快請吧！」

一見宋嬤嬤，烏二小姐有種沒來由的委屈，「我不去！」她使性子地說，眼圈都紅了。

宋嬤嬤跟阿元不約而同地看著對方；也都看到了驚愕莫名的臉色。

到底宋嬤嬤沉著，向阿元使個眼色，「你先去跟太太回，」她說：「說二小姐換了衣服就

去。」

阿元也有些怕見人，遲疑著不肯作聲；禁不住宋嬷嬷的眼色連連催促，只好硬著頭皮下樓。「怎麼了？」宋嬷嬷握著烏二小姐的手問：「爲甚麼不高興？倒像受了老大的委屈似地。」不提「委屈」二字還好，一提，真的觸動了烏二小姐的委屈，即時伏在宋嬷嬷肩上哭了。

這教人大吃一驚，「別哭、別哭，千萬別哭！把眼睛哭紅了，怎麼見人。」宋嬷嬷問道：「到底甚麼事？這裡沒有人，你跟我說。」

沒有人也不能說，不過眼淚倒是止住了。「我不想去，」她說：「你隨便替我編個理由就是了。」

「天大的理由也不行！我也不知道你心裡的委屈是甚麼，反正你不去作陪，就好像一巴掌打在太太臉上。天下世界，那有這樣的兒女？」

這一頓訓斥倒還有效，烏二小姐霍地站起身來，「好吧！」她說：「我去。」

「這才是！來，」宋嬷嬷將她的臉轉了過來，迎著光亮看了看說：「還好，擦把臉勻勻粉，就去吧。」

烏二小姐沒有作聲，不過都照宋嬷嬷話做了。下樓到得上房，只見席面上都已坐定，馬夫人首座，鄒姨娘居次；烏太太坐了主位，旁邊是烏大小姐；馬夫人右首空著一個位子，是特爲留給她的。

「來！」馬夫人含笑拍一拍空椅背：「你挨著我坐，咱們娘兒倆聊聊。」

「是！」烏二小姐心裡舒服了些。

「二大娘的菜，你別亂碰。」烏太太提出告誡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！筷子不忌。」說著，馬夫人挾了一塊酥炸牛腦擺在烏二小姐面前的碟子裡。

「多謝二大娘！」

「別站起來。」馬夫人將她一把按得坐下，「禮數太多，倒顯得生分了。」

「是！」烏二小姐看著她姊姊問：「那位秋月姊姊呢？」

「另外有人陪。」

遇到像秋月這種身分不上不下，半主半僕客人，烏家跟曹家一樣，向來是由總管嬾嬾作主人款待，這天多了個陪客，便是阿元。

這便是對阿元另眼看待了，而在烏二小姐的感覺中，她母親似乎對阿元的喜事，看得比她的喜事還重要，因為在席間，烏太太依舊是在談平郡王府與阿元，並向馬夫人討教，阿元入府，應該如何陪嫁？

馬夫人想說：庶福晉與側福晉是不同的。側福晉是相陪「正室」的「副室」，兩者原來的身分是差不多的，就像放缺放差，需要欽點時，一定擬呈三個名字，雖有「一正二陪」之說，但硃筆點在第二個或第三個名字上，也是常有的事。至於庶福晉，就像尋常人家買妾那樣；倘是下人

或佃戶之女，照例還要賞一筆錢，從沒有聽說還有陪嫁的。

不過，這也只是她心中這樣在想而已。她已經看出烏太太為她的話所迷惑了，只是在轉阿元為平郡王生子，便能立為側福晉的念頭，當然在此時就要拴住阿元的心，將來好分享她的榮耀。

可是，如果烏太太真的照側福晉的身分陪嫁阿元，平郡王府是不會接納的；這些道理也不便明說。馬夫人這時真希望秋月也在場，必能出個好主意為她解除困窘；萬般無奈之下，只好躊躇著答說：「我一時倒想不起有甚麼例子。不過，這是情分上的事，也沒有個準譜兒。」

這時烏大小姐聽懂了馬夫人的話；見她母親似乎尚未領悟，便補充著說：「二大娘的意思，給阿元打幾樣首飾，做幾身衣服就行了；不必正式備甚麼嫁妝。」

她將馬夫人不便出口的話，一語道破了，以下就好說了，「大小姐說得不錯，我正是這個意思。」馬夫人又說：「兩三年以後，元姑娘的造化來了，那時再補嫁妝，就名正言順了。」

這「名正言順」四字點醒了烏太太，「三姊說得是；就這麼辦。」烏太太想了一會又說：「我想派兩個得力的人，跟著震二爺，送了她去。不知道震二爺那天走？太匆促了怕來不及；而且總還得挑個好日子。」

「通聲是有差使在家，恐怕不能多待。」馬夫人答說：「既然有得力的人護送，也不必一定要跟著他走。」

烏太太想說：「那麼跟三姊一起走好了。」話到口邊，方始發覺，這好像下逐客令似地，因而強自嚥住了。

飯後茶罷，烏二小姐在她姊姊暗示之下，告個罪先上樓，好讓她們談她的親事。可是窗前獨坐，心裡卻老想的是阿元。

阿元終於出現了，她是興匆匆來報喜的，「小姐，大喜！」她說：「談成了，下個月下定，等過了雍正爺的週年，就是好日子到了。」

不說談妥說「談成」，烏二小姐不由得心中有氣；好像本來不會成功，談成了是僥倖。就這一念之間，原來還在躊躇的事，即時作了決定。

「你到老爺簽押房裡，把『大清會典』拿了來。」

這樣答非所問，大出阿元意料，「小姐要會典幹甚麼？」她問。

「你別管。」

竟是碰了釘子，阿元更爲詫異，想了一下說：「會典可是有好幾十本，是不是都搬了來？」她是要查「宗人府」，不知道在那一卷；可又不願問阿元。心想這個衙門總不會像欽天監、太醫院那樣卑微；因而答說：「你把前面半部抱了來。」

等會典取到，背著阿元查看了一會；烏太太派人來通知，馬夫人要走了，該去送客。烏二小姐坦然地走了。

下了樓一路行去，只見下人們都含著笑意；烏二小姐裝作不知。進了上房，讓馬夫人拉著手，將一枚鑲了金剛鑽的戒指套上她的手指，她才著慌了。

原來八旗婚嫁之制，與漢人的「六禮」大致相同，男家主婦至女家相親，情意既洽，決定聯姻，男家主婦贈以如意或其他首飾，名爲「小定」，即是「六禮」的第一步「納采」。那怕皇帝大婚，亦是如此；所不同的是男家主婦亦就是皇太后，無法親自到女家去相攸，而是「秀女」入宮，請太后挑選，選中了皇后，便由長公主代表太后面遞如意；備位妃子的，面贈荷包。如今馬夫人將一枚戒指親贈烏二小姐，正就是「小定」。

可是，誰也沒有想到，烏二小姐竟不願嫁到曹家；因此也就不能接受馬夫人的禮物。這本是很難處理的一件事，而況又起於倉卒之中，烏二小姐想縮手不能，想開口又不知道該怎麼說。只是急得滿臉通紅，手足無措。

大家都以爲她的臉是羞紅的，因而也就都諒解她連聲「謝謝」都不說，這時伶牙俐齒的烏二小姐開口了。

「我替我妹妹說了吧，真是承二大娘不棄。往後日子長著呢，慢慢兒跟二大娘磕頭，孝順二大娘吧！」

「好說，好說！」馬夫人倒真是體恤這個未來的兒媳婦，拍拍烏二小姐的手背說：「你進去吧！」爲的是不願讓她受窘。

手一鬆，烏二小姐掉頭就走；烏太太有點不好意思，嘆口氣說：「唉，這孩子！一點規矩都不懂。」

「害臊嘛！」鄒姨娘笑著接口，「怎麼叫閨女呢？都是這樣子的。」

正談著，烏都統陪著曹震進來了。首先是曹震向烏太太及馬夫人請安道賀；然後是烏都統開口說道：「這會兒得改稱呼，管二嫂叫親家太太。」緊接著又說：「親家太太，我剛才跟通聲商量；這件喜事要早辦，因為一兩個月之內，恐怕我要調進京，那就得過了八月才能下定了。」

「是這樣的——。」

曹震作了解釋。原來國有大喪，定制在京王公百官停止婚嫁百日；軍民人等一個月；世宗憲皇帝崩後，當今皇帝降詔，改爲在京王公百官一年內不得嫁娶；其餘仍照原來規定。男家雖然在京，但曹雪芹尙無出身，可援「軍民人等」之例；烏都統則是外官，亦可不受「一年內不得嫁娶」的約束，但如一調爲京官，就必須滿了先帝週年忌辰，才能按六禮辦喜事。

因此烏都統與曹震商量，想提早行「問名」之禮。依照八旗的規矩，男家邀集宗族親友陪著新婿到女家；女家也早就邀集了宗族在等候，雙方在大廳前面的天井中見面，男家在西，女家在東。然後由男家宗族中的長老致詞，說敝族某人，雖然不肖，但已經成年，應該娶親了；久聞府上幾小姐賢淑有名，深願聘來主持中饋，以光敝族。

女家當然要謙謝一番，說幾句「不敢高攀」，如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最後算是兩廂情願了。於是新女婿拜女家神位，向岳父岳母磕頭；女家設宴款待男家的親友，不過位置變過了，男家在東，女家在西。

這「問名」之禮，就是「文定」，婚姻至此方算定局。曹家有曹頌、曹震在此，所缺者只是新郎；打算派專人將曹雪芹去接了來，便可行禮。至於以後的下聘禮，稱爲「過禮」，以及請

期、親迎，看馬夫人的意思，如果打算早辦，毫無拘束；倘或烏都統調進京去，曹家至遲到九月間也就可以迎娶了。

聽是聽明白，不過馬夫人一時還不能作確實的答覆；因為她覺得至少要跟曹頌商量一下。很委婉地將這層意思透露出來，烏家自然同意，約定第二天聽回音。

等送客上轎，烏太太也累了，在上房中靜靜喝了會茶，抽了兩袋煙，正在爲雙喜臨門而躊躇滿志，卻又愁著既要接待新婿，又要料理阿元進京，怕忙不過來時，只見宋嬷嬷神色倉皇地奔了來，不由得一驚。

「甚麼事？」

宋嬷嬷見有丫頭在旁，便悄悄向烏太太耳際說道：「二小姐把人家給的戒指取下來了。我問她，她說不打算戴這個戒指；再問她就不言語了。」

這下才真的驚了烏太太：「她是甚麼意思呢？」她說：「你別是把事情弄錯了吧？」

「但望我是弄錯了。太太請上樓看一看去。」

「我當然要去問她。」烏太太又問：「大小姐呢？」

「不在樓上。」

「你趕緊去找一找。」說完，烏太太起身就走；丫頭捧著煙袋跟了來，她揮一揮手，示意不必伺候。

到得烏二小姐臥房，只見她面朝床裡，和衣而卧；梳妝台上擺著馬夫人所贈的，那枚紅寶石

鑲鑽的戒指，十分顯眼。

「太太來了！」臉色似乎非常尷尬的阿元，提高了聲音說，意思是催促烏二小姐起來。

烏太太也是很能幹的人，見此光景，忽有意會；便向阿元說道：「你下樓去看著，別讓不相干的人胡闖亂闖的。」

阿元答應著走到樓梯一半，遇見烏大小姐跟宋嬾嬾上樓，她們當然不是「不相干的人」，阿元便側著身子，讓她們先上樓。

「你倒說個原因給我聽，怎麼好好兒的，又不願意了？」烏太太轉臉望著剛進門的烏大小姐問：「你們是不是無意之中說了甚麼不中聽的話，又惹她使小性子？」

「我不是使甚麼小性子。」烏二小姐接口，「我得顧我的身分。」

「我不明白你說的甚麼？」

「二妹——」烏大小姐問得比較實在，「甚麼事讓你失身分了？」

「我先請你看一段會典。」烏二小姐將一本已翻開來的「欽定大清會典」，遞到她姊姊手裡，指點著說：「這兒！」

這本會典是記載禮部的職掌，烏二小姐指出來的一部分是「輿車冠服之制」；上面寫著：「郡王福晉暖轎及朱輪車、皂幃。餘如親王世子福晉。輿用銀頂。初制、郡王妃轎、車蓋、幃與親王世子側妃同。其側妃轎、車、紅蓋、紅幃、蓋角藍緣、藍垂幃。」